

意犹未尽

# 会唱歌的盒子

■赵文心

一双戴着白手套的手从玻璃柜台里轻轻取出一个宝蓝色的椭圆形盒子,手掌大小的盒盖晶莹剔透,中间镶嵌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打开盒盖,一只玲珑的五彩小鸟站在盒子的中心,不知道它是从哪儿跳出来的,也没注意让小鸟唱歌的机关在哪里,小鸟突然苏醒,一边旋转着一边发出啾啾的鸣唱,尖尖的小嘴随着长短不一的叫声微张微合。

我屏住呼吸听了一会儿,不满足地说:“我想看一个会唱歌的。”我知道这话说得不对,鸟儿

的百啭千啾难道不是大自然有声的颂词吗?工作人员微微一笑,弯腰抱出一个杂志大小、金色的长方形盒子,轻轻放在搁架上。这个中年男人的每一个动作都是仔细敏捷的。他打开盒盖,“这里有三支曲子。”我定睛看去,盒子里紧凑地横躺着一个“长满”了小刺的细长圆筒和一把有着密齿的“梳子”,他上好发条,悠扬的旋律便在小刺和齿梳的轻轻碰击中传出。

我完全不明白八音盒比手表还要复杂的构造原理——后来看到说明书知道这叫做“圆筒型八音盒”,通过安装在圆筒上的针拨动梳齿

演奏音乐——我只是在描述看到的情景,但这不仅丝毫不妨碍我全神贯注地聆听精确机械传动所产生的美妙音乐,更让我充满“再听一次”的好奇。我脸上的表情一定很贪婪。工作人员走出柜台,指点我观赏另一个展品。这是一个非卖品,全世界仅有两个

应该称它为“八音柜”了,有一人高,上半部分是一座华丽的舞台,灯光开启,地板明亮光滑,四壁雕饰精致,数十对身着美丽舞衣的两三寸高的小人儿伴随着华尔兹旋律翩翩起舞,脸上笑意盈盈,乐池里乐手们前仰后合,每一个动作都和着节拍。一曲奏罢,光华瞬间褪去,一切复归静止。如今,声光电构成的各种奇妙之景都已熟视无睹,这个特别的盒子再现的梦幻般欢愉却令我着迷。

正意犹未尽,一个有两百年历

史的展品又在眼前,床头柜大小,雕花的木质盒盖从顶部掀开,柜里有一叠整齐的纸,摇动手柄,一尺见宽的打着孔眼的纸带缓缓移动,传出的乐曲不可思议地清晰而细腻。前面已经说过,我是个“机械盲”,我又一次在精巧得不能有丝毫错位的装置面前发愣。

我的快乐在继续。工作人员摇动一人多高的“圆片型八音盒”的手柄,再投进一个钱币,一张银白色合抱大小的薄薄的金属圆盘顺时针缓缓转动,圆盘的周边是尖尖的锯齿,一张圆盘演奏一支曲子。这样大型的八音盒该是放在街头供人观赏的,孩子们簇拥在周围,仰面聆听,一个个音符仿佛是从那些锯齿上洒落飞扬,相荡相激,合成明亮的吟唱……

这是我参观上海八音盒珍品陈列馆(东方艺术中心内)的有趣

经历,因为工作人员的热情展示,我大开了眼界。据介绍,这里出售的瑞士瑞爵公司手工制作的八音盒是世界上最高级的商品,充分展示出精湛的手工艺。遐想那些沉默寡言、心灵手巧的瑞士人,日复一日守在工作台边,选用各种材质精雕细琢,音乐在他们的想象和抚摸中诞生,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携带着制作者的气息和体温,传递着他们内心的喜悦和祝福。

会唱歌的西洋盒子以“八音”命名,煞是巧妙。中国古代以“八音”为乐器的总称,“八音”分别为金、石、丝、竹、匏、土、革、木,金为钟,石为磬,琴瑟为丝,箫管为竹,笙簧为匏,埙为土,鼓为革,祝融为木,《尚书》上说:“八音克谐,无相夺伦”,这是对音乐的规范,也是对音乐的礼赞。

世相百态

# 老家

■徐崇伟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祖父从淮安老家来上海过年的印象特别深。

那是1966年的冬天,北风夹带着“文革风暴”,显得特别阴冷。这天夜晚,父亲穿着棉袄静坐在床上,等待着什么。突然,迅速下床穿鞋,冲出门外。不一会,父亲拎着包裹,同一个腰背硬朗的老人进了屋,他就是来上海过年的祖父。

我和祖父睡一个被窝,他好像没有睡意,天还很早就下床了,让我带他去公共浴室洗澡,我跟着祖父在浑浊的大池里浸泡,不一会就满头大汗,他用拧干的毛巾在我身上搓来搓去,不用肥皂就把身子洗得光滑红润……

过完年,祖父回去了。那挺直的身影,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

上中学的第一个暑假,是在1972年,父母答应我和弟弟一起去老家。

清晨,十六铺码头已经熙熙攘攘,幸好我们没有大件行李,轻松登上了长江轮。轮船准时起航,缓缓离开码头,顺水下行驶出繁华的黄浦江。当轮船进入吴淞口时,船体有些起伏摇摆,船窗外水天相连,翻滚的波涛拍打着船舷,让人不敢动弹。驶过吴淞口,进入长江水道,轮船又平稳了,开始逆水上行,江水在船头泛起浪花,又飞快地向后流去,瞬间消失在宽阔的江面上。

傍晚时分,轮船停靠在镇江港,我们在服务员的引导下,离开了长江轮,转乘京杭大运河的小客轮。大运河没有想象的大,在船上能清晰地看见两岸的行人,甚至听到树上的蝉鸣。运河的水位有落差,小客轮行驶一段后要进入水闸,升水后才能继续前行,到淮安港已是第二天的凌晨。

天亮时,我们离开码头来到河下古镇。此处是古代“南船北车”的换乘处,北方人去南方要在这里下马登船,而南方人去北方也在这里下船上车。站在高高的河堤上远眺东方,旭日照耀着平坦的大地,村庄镶嵌在河流与田野之间,阳光下有绿荫透出点点红色,那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

沿着苏北灌溉总渠向东走,很快找到了祖母居住的老家。我们与祖母和村里的妇孺还是第一

次见面,他们正聚在一起吃早饭,对我们的突然出现感到惊奇。而从田间赶回来的祖父,见了我们则用他惯有的方式,仰起脖子对天哈哈一笑。

眼前的老家坐北朝南,青砖红瓦,有堂屋和东西厢房。它的正前方是祖父父的房墙,两房之间形成院子,东墙处有两间偏房,西墙开有院子大门,院门、偏房门与堂屋门之间,铺着青砖走道形成“丁”字。走道与前屋墙间,种着葡萄、梨树、桃树和粗壮的香椿树。堂屋门前的走道两侧,有月季、迎春、万年青等花草,绿意相闻,生机勃勃。

年过七旬的祖父还在生产队里劳动,祖母在家养猪、养鸡,晚年生活自在安逸。闲暇时,祖父会讲老家方圆百里的故事。

我们还模仿故事里的韩信,来一个“垂钓充饥”,钓了许多田鸡,让祖母忙乎了一阵。

县城里有一座古建筑,称之为“镇淮楼”。从老家到县城,要经过河下古镇,古镇上都是光滑不齐的石板路,路的一边是积满青苔的小沟,斑驳的石隙填满了根茎,黛色的瓦砾披挂着绿叶,走在石板路上,凉意浓浓。而暴露在烈日下的“镇淮楼”,虽有些破损,却古韵雄姿依旧。

暑假在愉快中度过,但也伴随恐惧,期间村里盛传淮河的汛情。老家地处江淮洼地,自从黄河夺淮,淮安不再安宁。眼前的苏北灌溉总渠水位始终高过地面,如若大堤决口,灾难不可想象。但祖父不闻传言,十分淡定,只是提醒我们按时回上海,不要耽误读书。

苏北灌溉总渠,是上世纪50年代兴建的治淮工程,经过20年的运营,已难堪重负,急需再建一条平行的新渠,消除内涝险情。老家就在规划的新渠红线里,需要动迁。

1976年的春天,我参军去了南海。不久唐山大地震,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此时,传来祖父离世的消息,我只能将悲伤的思念存在心里。事后得知,父母和在南京的亲人赶赴老家处理后,他们按老家的习俗,用祖父自己栽种的香椿树,给祖父做了一口棺木,下葬在即将开挖的新渠边。

2000年祖父百年诞辰。我们利用“五一”长假,带着孩子与父母一起回老家祭祖,这次是坐车北上,一路发现老家已经巨变。一个大淮安的雏形悄然形成,旧时的淮安变成淮安地区辖下的区,昔日的村庄已消失在茫茫的水中。

水波粼粼,在水一方的老家倘若依然与“镇淮楼”相望。



花卉影 ■黄伟勋

岁月悠悠

# 消失的“规定动作”

■刘翔文

平日虽然忙,但每逢双休日我总是很卖力地争取多干点家务,以彰显一个负责任男人的“风范。”

这天,我先在厨房把煤气灶擦洗干净,然后将卧室的大床整理得一尘不染。盯着眼前的“成果”自鸣得意时,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与煤气灶、大床对应的那两个早已消失、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家日常生活中的规定动作:封炉子和铺帆布床。

何谓封炉子和铺帆布床?如今的80后、90后根本就不知道那是何“劳什子”。先说封炉子吧。那个年代老百姓的家里还没有管道煤气和液化气,烧水煮饭全靠煤球炉。顾名思义,煤球炉就是靠煤球燃烧的炉子。别小看一个小小的黑乎乎煤球,它们都是十分紧张的能源,每家均要凭政府发放的煤球卡计划供应。所谓封煤球炉就是为了节省第二天早上点火生炉子的时间与麻烦,而在煤球炉内塞进几个新煤球,然后铺上一层煤灰,使表面上看不出明火,俗称为“封炉子”。第二天早上,只要用火钳

或者一根粗壮的铁丝,在封闭的煤灰层捅开几个洞眼后,用蒲扇对准炉门猛扇几下,火焰就会呼呼地窜上来。

封炉子这活,还是很有技术含量的,如果封得不到位,煤球不幸被燃烧完,那第二天早上炉火就会熄了,只得重新再点火生炉子。如此一来,就会耽误了烧早饭的时间,影响大人、小孩准时上班和上学。童年时的我,虽然生炉子这活上手挺快,可封炉子这“生活”却始终弄不好。为此,头上没少挨过祖父的毛栗子。为减轻头皮上的痛苦,通过一番刻苦努力,我的封炉子“生活”最终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受到了祖父的高度赞扬。那时的大人们夸奖自家孩子的聪明,也常常会用自豪的口吻对左邻右舍说:“阿毛妈妈,阿拉小狗狗会封炉子啦!”再后来,随着煤饼的出现,封炉子的活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只要用一块和炉膛一样大小的铁板,朝煤饼上一盖就万事大吉了。尽管如此,除了像我家这样的双职工家庭之外,还是有许多家庭为了节约煤球或煤饼,依然选择不封炉子过夜,而在第二天清晨把炉子拎

到室外重新生炉子。

和封炉子不同,铺帆布床的“生活”就没有任何技术含量了,这是个力气活,拼的是体力。帆布床又称行军床,它是由几根粗壮的木棍将厚重的白色帆布支撑起来的折叠床,十分笨重,搬进搬出非常吃力。六七十年代的上海人家居室狭小,因此基本上每家都会备有这样一个收放自如、不占空间的帆布床。最费力的是把两根木棍套进床的前后两端,随后再把木棍两头的小洞嵌入床的左右两侧凸出点,当四个点紧密对接后,一张帆布床就铺好了。由于要保证床体帆布的硬度,所以每次将两根木棍上的四个点嵌入,都要花九牛二虎之力,甚至还要手脚并用。一般情况下,搬床、铺床都由父母或祖父来做,我偶尔做做他们的帮手,在大人的眼里,这种事体太吃力,小人做不好。

事实也的确如此,有一次当我想为大人分忧,偷偷地试着独自把帆布床铺好时,双手就被夹出了大血泡。

“封”“铺”这两个动词所搭配的“煤球炉”、“帆布床”两个名词,其实是那个年代上海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细节和规定动作,是一项每日必做的“功课”。它们折射出了一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生活状态的缩影。如今这两个规定动作早已在我们的生活中消失,却已永存在我的心灵深处了。